

1.飞行员的遴选,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苛刻的身体条件就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挡在了门外。航空学校的淘汰机制是铁定的:理论学习和基础训练淘汰三分之一,初始教学飞行阶段淘汰三分之一,只有三分之一成了飞行员。在长期的训练飞行和任务飞行中,其中真正成为优秀的飞行员,也只有三分之一,因此,飞行员被人们誉为天之骄子。

对于真正的飞行员,他的内心是自豪和骄傲的。

2.“离地三分险。”这是飞行部队对全体空勤人员安全教育时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求在地面精心准备,排除所有的故障隐患。还有一句话,与巧克力有关。每天晚餐后给飞行员发巧克力,这是沿用了前苏联的习惯,以补充飞行员体内的热量。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巧克力是美味,已经结婚的飞行员,大都将巧克力带回家与妻子分享。在和平年代里,威胁飞行安全的大敌是飞机的设备故障和机械故障,这是飞行员自己无法控制和扭转的。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会逐渐变得冷静和沉着。飞行员的身上还有军人的使命和责任,这使得大多数飞行员在专攻飞行、保证安全外,心里不会有太多的奢望。

没有太多奢望的人是简单和纯洁的;没有太多奢望的人心里是透明的。这样的飞行员,人与人之间沟通协调最为快捷,这样的飞行员组成的飞行部队,完成任务和抗击事故的能力是强大的。

3.我服役的海军航空兵某部,业余时间里,飞行员之间经常说笑话,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形象的外号,如“炮楼”“老猪”“感觉良好”“王老五”等,每一个外号里都有一个真实好笑的故事,因此,我们的飞行员大楼里充满了笑声。飞行员王林“王老五”的外号是这么得来的:一次送海军文工团去海南岛慰问演出,由于满

太阳已经落山。黄昏的余光,却依然亮着。

站在墓碑上举首望天,天是蓝的,是一种清澈、刚硬的蓝——毕竟是秋天了。

天,不再似盛夏那般,乱蓬蓬的一派松软,仿佛随时都会挤出一些汽,甚至于一些水——盛夏的天空,是蛋糕做的,蓬松、柔软,总在散溢着一种暖煦煦的味道。

偶或,一片云,一团云,从空中飘过,步履缓缓,像是在作一次散漫、自由的徜徉。太过清晰,清晰得如同画出的一般,只因天渐凉。天一凉,就增加了云的清晰度,增加了云的硬度;云朗澈了,也滯涩了。

放眼望向田野,弥目皆绿。

庄稼依旧绿,野草依旧绿;但庄稼的绿,已然深昏,暗暗地浮出一些古旧的色彩,如几千年前,尼罗河畔古埃及人制造出的一张莎草纸——庄稼渐趋成熟。青草的绿,也冷静了,不再散逸蒸汽,而是生发着丝丝的凉;凉丝丝,丝丝凉,一地的青草,在敛气。晚霞照在庄稼上,不再像火一样燃烧,而是滑动如绸缎——无际,一直到看不见的天边,被远山遮挡了。都说“远山如黛”,这个时节,远山才真的是“如黛”呢。茫茫然,苍苍然,凝凝然,那么冷静,那么内敛,那么沉稳。

蛩声吟秋

钟穆

在众多秋虫里,蟋蟀无疑是主角。这种秋日里的精灵,也称蛩蛩、蟋蟀,在古文中叫蛩或促织。崔豹《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鸣。”蒲松龄则在《聊斋志异》中,以《促织》为题,写了一篇异常精彩的作品。

蟋蟀白天通常躲藏于田野、乱石堆和草丛里,只于偶尔间,啾啾地发出既像“瞿瞿”又似“唧唧”的歌吟,吐露一下心声。然一到夜晚,待鸟儿归巢,警报解除后,这些小生灵,便纷纷离开自己的“防空洞”,找个花丛叶下的安身之地,向着苍夜色,亮开歌喉,唱出最美的心曲。

有时,它们叫累了,会歇了嗓,听听周遭的动静。然只需片刻,小伙伴们又接着放开嗓子,继续如歌的行板。那此起彼伏、或清脆或散乱或和谐的乐声,如一条小溪,流淌在夜色里。直到三更天,天快明了,方才停下来。

蟋蟀的吟声清悦脆亮,且无杂音,尤其在静谧而又凉爽的秋夜,显得异常悠远。该种源自大自然的清音,既似优美的诗,又像动听的歌曲。当它撞进文人的耳心里时,也就跌进了诗文中,成了被广泛歌咏的对象。

秋风,霜月,还有虫鸣伴书香的滋味,相信爱读书的人一定深有体会。就像中学时的我,最喜于秋天夜读。沐浴在从窗户外如水般泻进来的月光中,窗外田野里那一声声宛如曼妙夜曲的蟋蟀鸣响,仿佛

军旅笔记

飞行员的性格

吴建国

载,飞机的航程缩短了,经停的机场很多,每到一个机场,他就主动带着女演员们看飞机。王林28岁,组织上正在考虑他的婚姻问题,穿着军装的女演员,都是长相漂亮政治合格的一类,符合组织的要求,也随王林的心思。“这是米格17,这也是米格17……”从郑州武汉长沙遂溪,经停四个机场,王林带着女演员们看了四次飞机,机场上停放的所有飞机都成了米格17。在目的地海口机场上,王林指给女演员们看,“这是米格17。”来机场接机的一位首长纠正说:“这是我们国产的歼击机,相当于苏联的米格15。”女演员愣了,“那我们在前面几个机场上看到的不都是米格15吗?”王林不是分不出米格15和17,他是看到漂亮的女演员太紧张了。女演员们向机组告别的时候,礼貌地问王林:“同志,你叫什么名字?”王林红着脸,他哪里敢说自己的真名,“我,我叫王老五。”

这段笑话,成了大家的顺口溜:王老五看飞机,不是15是17。

4.几乎所有领导都懂得,在飞行部队里,最需要或者最为宝贵的,是飞行员们昂扬的斗志和笑声。1982年4月,部队的飞行灶上取消了敞开的烈性白酒,改为每个周末会餐的时候,每人一瓶通化葡萄酒,一瓶香槟酒和一瓶啤酒。第一次实行这个新的“喝酒法”,酒已经放在每一个桌位上了,飞行员张春发大声问:“不喝酒的怎么办?”

我们几十个人高声喊:“钻桌子!”

我们的部队长不善酒,平常严肃有加,他的笑脸只在食堂里,看着几十个站立着的

部下,只能撅着屁股从桌子下面钻了过去。这片笑声到今天还回响在我们的耳畔。

5.只要有飞行任务,飞行员金生走出空勤灶门口的时候必定咬一根牙签在嘴里,这根牙签一直到他在检查完飞机准备进入驾驶舱的时候,才抬起右手拔出来,像弹烟头一样,扔到黄沙箱旁边的垃圾桶里,然后戴上手套,然后关上机舱门,启动发动机,滑出停机坪,起飞。

这是夏季里的一天傍晚,金生驾机返回本场的时候,雷暴突然生成了!在雷暴的中心,飞机像一个自由的飘浮物,被一股股巨大的力量高高举起又狠狠摔落,飞机的结构发出了异常的声音,而雷暴打在驾驶舱的玻璃上,那蓝光刺人的眼睛。超短波电台已经被雷击烧毁,耳机里全是杂音,他把定驾操纵杆,竭力让飞机保持着向下俯冲的姿态,并用方向舵调整方向,选择在云缝隙里飞行!3分钟,飞机从3600米降到了200米,云层下面暴雨如注,根本无法判断飞机的位置,他低空通场,寻着跑道灯的光亮,在机上导航通讯设备全部失效的情况下,做了一个漂亮的“阿尔法”着陆。

停机坪上,消防救护通讯指挥等所有车辆都来了,部队领导也来了,大家看到,飞机机身多处变形油漆脱落。这样的中大型飞机穿越雷暴安全着陆,创造了一个奇迹!而飞行员金生走下飞机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出一汗。

第二天的讲评总结会上,当气象台长主动请求处分的时候,金生说:“我飞机上的雷达都看不出来,那怎么能怪你们呢?”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有不测风云。这个雷暴的生成过程做成了教材,在金生向下寻找方向3分钟内,任何一个错误的动作,都可能机毁人亡,是飞行员沉着坚毅的性格挽救了一架飞机,创造了一个奇迹。当然,飞行本身也塑造了飞行员的特殊性格,而飞行员的性格,也决定了飞行任务的成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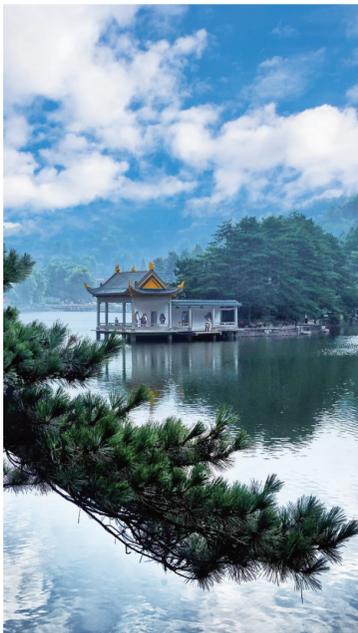
天愈暗了。走下皋埠,走在一道阡陌上,脚下蓦然一凉,一湿,方知杂草上,已然洒落了不少露水。露湿裤脚,青草羁绊,有一种行走在《诗经》里的感觉——“野有蔓草,零露漙漙”。“零露漙漙”,有一种冰凉的、神性的美,密集的露水,是神女的泪?凝目注目,暗黑的天空下,露水泛着浅薄的光亮。那份光亮,给人一种薄凉的感觉,在夜色下,正弥漫开来。

上弦月已然挂在西天。一弯,一勾;一艘船,在碧海中扬起白帆。

走在回家的路上。两天前刚刚落过一场大雨,道路边尚有积水一潭潭,一汪汪。尘渣已然沉淀,潭水清清,像一只只暗夜的眼睛。忽然就想起王勃《滕王阁序》中的那句话:“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此时却是“潦水”未尽,寒潭已清;禁不住举首遥望西天,确实是“烟光凝而暮山紫”了。

弦月微弱的光照在水面上,水面清而亮,那份亮,宁静、洗练、淡定,有一种冷玉般的质感。毕竟是秋天了,水光中仿佛也氤氲着一种金石之气——清泠泠的,金声玉振,铿然有声。

蓦然,一阵风起。风从水面来,但觉晚凉阵阵,晚凉阵阵……



庐山如琴湖

金南健 摄

笔亭风

周世荣 书

变得很微弱,且愈发急切,时间一长,依稀都能听出丝丝悲秋离愁的况味来。

是啊,蟋蟀的寿命很短,大多只能活100多天。那“瞿瞿”“唧唧”的歌声,正是它们于冷冷月光下,萧瑟秋风中,无怨无悔地鸣奏出的一生的最铿锵的乐章,也是对生命最真诚的礼赞与眷恋。

炒米花

西坡

爆米花,看上去是个动宾结构的词语——爆+米花,而在嗜食者看来,它却是个偏正结构的名词——由爆(膨胀)而成的像开花样儿的米制品,“买爆米花”“吃爆米花”的说法,都可佐证。

如果有人试图制作这款米制品并且描述操作过程的话,麻烦来了:“爆”的前头应该再加个动词,可是,相信没多少人有这个能力。

这样的难题,对于上海及上海周边地区的人来说,不难。

上海人把“爆米花”叫作“炒米花”,把制作“炒米花”的过程叫作“爆炒米花”(爆+炒米花)。

真是无懈可击!

从前,在上海走街串巷做“爆炒米花”营生的小商小贩,往往带着苏北口音吆喝:“爆—炒米花—喽!”句子结构完整,表达清晰准确。

更重要的是,上海人的“叠床架屋”,自有道理,因为他们除了要“爆炒米花”外,还要“爆珍珠米(玉米)”“爆年糕片”……而在其他地方,或许正为“爆米花”爆的究竟是什么而纠缠不清呢。

你还别说,上海人口口声声“炒米花”,完全是有出典的!

南宋大诗人范成大在长诗《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提到一句,“熬粉团窠意,熬糯脯脾声”。他自己加了注解:团窠,“团子”;熬糯,“炒糯谷以卜,俗名李麦,北人名糯米花”。

脯脾,象声词,王安石《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纵横掷局,脯脾声出噪。”洪迈《夷坚志·程佛子》:“俄闻屋中脯脾声,穴隙而望,如人抛掷散钱者。”显然,像下棋声、抛铜钱声,哗剥哗剥,不就仿佛翻炒米粒时发出的爆裂声音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各种烹饪法齐备,但人们对于气体内部能量交换、热力学的原理浑然不知,由是,纵使先秦文献上出现“爆”的烹饪方法,只能理解为“爆炒”的爆(急火),而不是现今那样——将谷粒置于封闭容器中加热,使容器内气体的压强不断增大;容器盖子突然被打开,导致容器内外压强差变大,其内部高压水蒸气急剧膨胀,瞬间爆开……

问题来了,宋朝的所谓“炒米花”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没查到非常具体的操作细节。不过,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广州之俗,岁终以烈火爆开糯谷,名曰炮谷,

以为煎堆心馅。”算是略窥门径。而清人童岳荐《调鼎集·第九卷·点心部》“炒米”条,则说得相当明白了:“腊月极冻时,清水淘糯米,再用温水淋过。盛竹箩内,湿布盖好。俟涨透,入砂同炒。不用砂炒,则米不空松,只用加五;与砂同炒,可得加倍。香、脆、空、松。筛去细砂,铺天井透处,以受腊气,冷定收坛,经年不坏。益脾胃,补脏腑,治一切海痢。黄豆同。”

当然,我以为,世界范围真正接近现今爆炒米花形态的技术,只可能产生于18世纪之后。

古时炒米花,其占卜功能是在零食之上的。宋人范成大的“自注”足以证明。元末明初人娄元礼《田家五行》:“雨水节,烧干糗,以糯稻爆之,谓之李罗花,占稻色。”说得干脆利落。明代人李羽《戒庵老人漫笔》所录《爆李麦》诗曰“东入吴门十万户,家家爆花卜年华”,更是传递出炒米花用于祈签的信息。

至于怎样的爆炒米花才能得偿所愿,我想,大概率“花”开得越多,越大就越好嘍。

爆炒米花曾经是困难时期大都市儿童的快乐节目,而在其他地方则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作为主食的谷物用作休闲食品不被认可。即使是在大都市,拿去爆炒米花的大米在数量上是约定俗成的,一小罐,相当于家庭主妇煮米下锅时的标准计量;由此产生的加工费用,哪怕只是几分钱,也不是所有人能承担的。

“嘭”,炒米花喷进一只似乎永不清洗、黑乎乎的麻袋,然后,它们被倒入客户携来的盛具——通常是铝制的大号“钢精锅子”。那时塑料食品袋还是稀罕物,贮藏炒米花最好的工具是麦乳精空罐或祖传锡罐。其实,装模作样地贮藏,意义真的不大:要不了两天,看上去满满登登的麦乳精罐,就像一拉塞子,浴缸里的水马上哗哗流走。

大人们顾忌的不是吃炒米花时非常可怕的铅中毒而是糖精片带来对脏器的损害,与现在正相反。

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位巧匠手工打造一部微型爆炒米花机,大小只有几厘米,一次仅能爆几粒米,照样像模像样。我想,他一定是那个时代炒米花之最狂热的拥趸者吧。

前不久,有个外国人买了一部爆炒米花机,想“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结果很失败:要么没爆开,要么发黑发焦,要么粘在一起,要么淡而无味……他抱怨那部机器“不灵”。中国网民闻讯,纷纷对他发出质疑:你来放得太多了吗;你看上面的码表了吗;你配风箱了吗;配了风箱,你一手转摇炉一手拉风箱了吗;你糖精片放了吗……

瞧,有那群众基础,炒米花要退出历史舞台,难!

满架秋风扁豆花

耿艳菊

喜欢扁豆这种植物,最初是因为它的叶子让女孩子变得美。

记忆中扁豆于我来说,它最大的功劳不是味蕾上的,不记得它有多美味,而对用扁豆叶包美美的红指甲却印象最深,如在眼前。

那时,黄昏如蜜,胡同里几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聚在大娘家的院子里,欢欣雀跃地对着几株盛开的凤仙花分派任务。你俩摘凤仙花,你俩找白矾,你俩去摘扁豆叶子。我们这一群爱美的乡村女孩子是要用凤仙花包红指甲,用扁豆叶包裹最好。

扁豆长在我家自留地的篱笆边,它们和地头边野生的草木一样自由自在随意地生长着。有一天,枝枝叶叶突然就爬满了篱笆,密密地点缀着紫色的蝴蝶样的小花。我们的自留地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从那里经过,不自觉地会抬眼欣赏一下。不过短暂的惊喜过后,篱笆边又和乡村的日子一样变得寂静。

扁豆花静静开着,扁豆叶从绿到深绿到苍绿,直到篱笆上又悄无声息地长出了月亮形状的扁豆,才又引起关注。母亲年年种它们,完全是放弃的态度,不过扁豆却相当为自己争气,不知不觉,好多深紫泛青

的小月亮已摇曳在明亮的秋阳下了。母亲迎着清涼的秋风摘下来,留下一部分自家吃,剩下的送来来往的乡邻。此时,天清气朗,田里的庄稼已成熟了将要收获,这是一段难得的闲时光,很多乡邻停下脚步和母亲闲聊,大家在扁豆环绕的篱笆边说说笑笑,那是乡村岁月里很美好的一段记忆。

后来,客居异乡的日子里读到一篇怀念少时扁豆的散文,作者写她母亲把扁豆切成细丝和辣椒丝一起清炒,简直是人间美味。这样的做法是我非常熟悉的,那时的乡村,差不多都是如此吃扁豆的。而隔了一重又重旧光阴和迢迢山水读来,竟让人有落泪的亲切温暖。

每到秋风吹起的时候,站在异乡车水马龙的街头会突然想起郑板桥当年流落到苏北小镇时,在自己的厢房门上写的一副对联:一庭春雨飘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还有清学者查学礼那首诗:“碧水迢迢漾浅沙,几丛修竹野人家。最怜秋满疏篱外,带雨斜开扁豆花。”

秋风的清凉萧疏里,扁豆的寂静和随意洒脱的诗意在古时今日都是温暖人心的风景。

露天的

赵盛基

每逢赶集买菜,总是有摊贩吆喝他们的菜是露天的,似乎“露天的”是菜的最大卖点。

顾名思义,“露天的”就是在阳光下种植,是在大自然里生长的,而不是在塑料大棚里通过技术手段栽培的。

绝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对露天菜很有好感,而对非露天(大棚)的则抱有偏见。一谈起大棚的总会让人联想到化肥、农药、催熟剂等等很多很多,好像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所以,二者之

间,对于露天菜,就会首先买下来。可见,“露天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这得到了卖家和买家的一致认可。

然而,“露天的”是有季节性的,过了适时的季节是长不出来的,自然也就吃不到了。而大棚的可以不分季节地种植,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二者各有利弊,各有优势。

其实,无论是“露天的”还是大棚的,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产物。如果没有“露天的”,似乎缺少了点自然的味道;如果没有大棚的,我们的生活也不会那么丰富。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我们不必总是对生活抱着固执的想法,只要学会接纳,摒弃偏见,无论“露天的”还是大棚的,同在蓝天下,都在阳光里。